

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》中三位女性的命运

长安大学雁塔校区外语学院 李早霞*

摘要：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》是田纳西·威廉姆斯除《欲望号街车》以外的又一力作。1955年演出后，曾经轰动一时。剧中三位女性人物，大妈妈（Big Mamma），麦琪（Maggie）以及梅（Mae）各具特点。她们的人生信条不尽相同，从而导致她们的命运也截然不同。

关键词：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》 大妈妈 麦琪 梅 命运

《热铁皮屋顶上的猫》（以下简称《热》）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·威廉姆斯除《欲望号街车》以外的又一力作。在此剧中，作者以美国南方家庭为背景，展现人性中的谎言、死亡以及斗争。剧中主要有三个女性人物，大妈妈，麦琪（猫）以及梅。她们有各自的人生信条和信念，但是也有一些共同的人性弱点，笔者在此作一尝试性的分析，探讨她们的命运。

1. 大妈妈

大妈妈这一形象历来都没有引起太多评论者的注意。Tischler 认为她是“一个美丽的，爱情得不到回应的妻子”；Mayberry 认为，大妈妈的角色和麦琪（猫）的角色一样，是“一个爱情受到压抑的扭曲形象，这一点上她和麦琪是同病相怜的”；Blackwelder 以为，大妈妈和她的丈夫——大爸爸在年龄和外形方面虽然相近，但是她缺少他那种“权利的欲望”，她只是跟随别人并不能领导别人，因此，她是服从别人的角色。毫无疑问，大妈妈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妻子，她的生活中心就是大爸爸，即使“大爸爸经常以大妈妈为目标开一些恶毒的玩笑，但是，听到玩笑时，没有人比大妈妈自己笑的更开心了。虽然玩笑有时太过分，但是大妈妈都是摆弄着一些东西以掩盖自己受到了伤害”（引自《热》）。可以看出，大妈妈首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，她用一颗金子般的心去呵护着她丈夫的尊严，即使当她的丈夫恶意的说“……是这样吧，伊达（Ida—大妈妈的名字），你难道没有想过我得癌症死了，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地方了？我感觉是这样，这是我的感觉。你到哪里都是大声说话，你肥胖的身躯到处摇晃。”大妈妈竭力压抑着自己，因为这天是大爸爸的生日，大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妻子。

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了。在第二幕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
大妈妈：你难道认为这么多年我不爱你？

大爸爸：哦？

大妈妈：我爱你，我很爱你，我的确深深爱着你。我甚至爱你的傲慢和粗鲁。

大爸爸：如果是真的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

大妈妈的爱情似乎从丈夫那儿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在这一点上，大妈妈的内心是充满冲突的。她以为，她和大爸爸的婚姻美满幸福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夫妻。但是，事实根本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。大爸爸对她的爱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，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只有谎言和伤害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她仍然站在丈夫这边，竭力阻止大儿子强夺家产的阴谋。作为一个妈妈，她不喜欢大儿子的贪婪和物质主义。她更爱小儿子，那

* 李早霞（1972-），女，硕士，长安大学雁塔校区外语学院讲师；研究方向：英美文学；通讯地址：陕西西安长安大学雁塔校区外语学院，邮编：710054；电话：13891922350；E-mail: carolinelee29@163.com.

个整天沉溺于回忆和酒精中的儿子——布瑞克。

大妈妈在这个家庭中堪称是一个合格称职的妈妈，她爱她的家人（虽然不太喜欢大儿子），她渴望的是爱，而不是金钱。她以无私的胸怀，宽容地对待丈夫、儿子。在她的生活中，对于家人的爱高于一切。

2. 麦琪——猫

麦琪是剧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对作家本人来说，《热》剧就是关于麦琪的故事，是“……一个女人决定去驾驭一个颓废的，没有生活目标的男人”的历程。Blackwelder 也同样认为，麦琪是这个剧的生命力。笔者在此对麦琪的角色做一尝试性的分析。

在故事的开始，麦琪就被丈夫——布瑞克描述成“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”。她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，她要不惜一切做她想做的事情。当她看到丈夫的冷淡、疏远，她决定要尽可能地活出活力。她竭力想和丈夫进行深切的交流，不管丈夫如何表示敌意和抵制。她宣布“我没有的就是服输的精神，我还会努力，一定要赢，一只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胜利是什么呢？——我希望我知道。”她也知道丈夫拒绝和她做爱这一点证明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弗氏认为“性欲是人类生的希望的标志”。但是，任凭麦琪用自己的美丽外表，甚至是布瑞克父亲即将死亡的消息去打击丈夫，仍然徒劳无用。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她提到了丈夫死去的好朋友——斯开普。当看到丈夫十分地愤怒时，她搞清了丈夫为什么酗酒如命，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冷淡。她向丈夫坦白了她去勾引斯开普的事实和理由，目的只是想证明丈夫和好友的关系是纯洁的，不是同性恋；同时，她和斯开普也能感受到他们和丈夫没有距离太远。但是不幸的是，斯开普没有做到，反而导致他认为自己是同性恋，并间接地导致了他的死亡。

死亡在麦琪的生活中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，因为斯开普的死亡，她的丈夫离她越来越远了。虽然她最后可能会把丈夫拉回她的世界，但是却毁了斯开普、丈夫，甚至她自己。丈夫拒绝和她做爱导致她不可能有孩子，并直接威胁到她和丈夫的家庭财产继承权。在第一幕，她喊道：“嗨，布瑞克，这个惩罚还要持续多久？难道我受罚的时间还不够吗？我难道没有自食其果吗？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？”猫的外表是柔弱、美丽的，但若是发怒的时候，则会是牙齿和爪子；就像麦琪一样，她美丽迷人，但是同时也非常好胜。虽然她的力量不够，她还是要进行斗争，为了得到丈夫的爱。在第一幕：

麦琪：当你心中有件事情在折磨你的时候，沉默是于事无补的。那就像是关上门，然后让火在里面燃烧，从而希望自己能忘掉存在的火。但是不愿意面对不等于火能自己熄灭。对于一些事情保持沉默，只会扩大事态，并且在沉默中慢慢积累、爆发的。快穿上衣服，布瑞克。

布瑞克：我的拐杖掉了。

麦琪：靠着我。

布瑞克：不，给我的拐杖。

在此处，麦琪和她的婆婆大妈妈有着相似的命运：她们的爱情从丈夫那里没有回应，并且和他们的精神世界距离遥远。但是，大妈妈还是站在丈夫一边，而麦琪却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因为她的出身贫穷，她的成长经历告诉她，没有财富是不幸的，她要不惜一切手段，生一个孩子以便继承家产，这是她一生中最宏伟的计划。在第一幕，麦琪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年轻的时候可以没钱，但年老是不能没有钱，要不，就会过得很惨。你必须青春或者是富有，你不能年老时没有钱呀——这是事实，布瑞克。”麦琪不但好胜，而且可以说是狡猾。她非常清楚这个庄园——家产——对于她意味着什么，而且也知道大爸爸最想要什么，那就是他喜爱的儿子布瑞克能给他生一个孙子。麦琪是唯一一个能做此事的人选，如果她的丈夫能支持她的话。所以在剧情结尾，她向家人撒谎说怀孕了，不但保证了她在家中的位置，而且可能保证了她的未来。麦琪的猫性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或许是她的出身和成长培养出她对金钱潜意识的渴望，但也不排除社会对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的滋养，甚至她和丈夫的婚姻基础也不能排除金钱的作用。她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，

而布瑞克是一个大庄园主的儿子，他们的婚姻和金钱不无干系。但是，她在家庭的地位岌岌可危，她就像是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，想从屋顶上下来，但是就会失去她向往的东西，呆在上面，又无法面对现实，内心的彷徨和冲突跃然纸上。所以当她最后撒谎怀孕时，她的猫性——狡猾、奸诈暴露无遗，同时也暴露出她身上人性的贪婪，物质主义的一面。在这一点上，她和梅有相同的一面，尽管梅在这个剧中是人性贪婪的一个典型代表。

3. 梅

梅在剧中的角色是一个贪婪的妻子，评论者一致认为她和丈夫代表了贪婪和物质主义，他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，同时他们也复制了这些产物——他们生了五个孩子，第六个也即将到来。梅在剧中也被布瑞克称作猫——一个对庄园家产虎视眈眈的猫，必要时冲上去撕一片这块“大蛋糕”。尽管她十分清楚大爸爸并不喜欢她和丈夫，但是他们表面上还是十分顺从大爸爸，从远处赶来参加大爸爸的生日宴会，而他们关心的却是大爸爸死后财产的继承，所以他们甚至晚上偷听弟弟布瑞克是否和妻子同床。而且对于大爸爸的病也是假惺惺的，甚至是漠然的。一个家庭中有这样的举动简直是匪夷所思，难以想象。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，只有欺骗、偷窥和冷漠。为了物质上的贪婪，家庭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，不再是一个安全、温暖的空间，而是充满了谎言和欺骗。就如作家本人所说：“家就好比是一些鸟占了同一个巢穴而已。”

大妈妈和麦琪都共同面临着丈夫的冷淡和谎言，她们的命运都要靠自己争取，而麦琪比起来更具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能力。她美丽、年轻，还有猫性。在现实的尔虞我诈中，她有自己的“利爪”和“技能”。大妈妈就不同了，虽然她有一颗爱心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爱心的回报似乎只有谎言和冷漠了，就像大爸爸对她一样。梅是资本主义的“产品”，她完全适应了这个没有真诚和爱的社会，她所追求的就是金钱和私欲。她不惜一切手段，甚至她的孩子也是用来对付现实生活的工具，她已经被社会扭曲了。但悲哀的是，她没有意识到内心的扭曲，这正是她和麦琪不同的一点。虽然她们都在用鲜活的生命——孩子——在“做文章”——谋求家庭财产的继承权，梅已经完全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淹没，麦琪正在努力不被淹没、扭曲，而大妈妈却是完全被社会冲到了历史的洪流中了，毕竟她根本不能适应这个没有了爱的社会。她们三位女性各自代表了社会中不同的人群：大妈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麦琪正活在过去的正统和现代社会冷漠的夹缝中，而梅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冷漠，自私的社会了。

参考文献：

1. Barrick, Mac E.. *Maggie the Cat—Tennessee Williams' Yerma*. American Notes and Queries Supplement. Ed. John L. *Culture and Lawrence*. S. Thompson. Vol. 1. Studi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. Troy, NY: Whitson. 1978.
2. Bigsby, C.W.E. *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wentieth—Century American Drama*. Volume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 1984.
3. Blackwelder, James Ray. *The Human Extremities of Emotion in "Cat on a Hot Tin Roof"*. Research Studies. 1970(38).
4. Boxill, Roger. *Tennessee Williams*. Macmillan Education Ltd. 1987.
5. Tischler, Nancy M. *On Creating Cat*. Tennessee Williams Literary Journal. 1991-1992(2.2).
6. Williams, Tennessee. *The Theatre of Tennessee Williams*. Volume III. Penguin Books Canada Limited. 1971.

(责任编辑：左燕红、江志敏、朱安莉、周化)